

尚

書

辨

解

尚書辨解

京山郝敬著男千秋千石共範較

讀書

三代以前墳典至春秋時雜越矣孔子特加刪正弟子心通其義者七十人是時天下學士大夫博學道古魯國諸生多至三千周之季年文勝世運然也浸淫至于戰國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傳習徑竇遂多。荒宕隱怪縱橫飛拊種種異說雲興七王割據俗殊道分士爭飾其學說其辨以相高而六經之言被其薄蝕真贗始混淆矣百家蠶涌議論龐雜呶聒而

不可勝聽。秦皇李斯一舉而昇之炎火。有激而然。非盡其罪也。故昔之偽言。莫多于七國。與嬴秦之季。漢因秦禁。六籍荒閣。黔首久愚。目識一丁。卽稱儒者。粗能誦一經。則安車造門。天子師事矣。曩時偽編。皆託塚中壁間之藏。鼠璞雜進。笙竽不分。至于今二千餘年。承訛習迷。蒙而不發。亦爲不善辨矣。

六經者。百氏之根柢。經術不明。如五穀種雜。而苗滅。裂以報轉。相蕃息。不復可簡別矣。如後世之爲典。爲考。爲志。爲畧。用力雖勤。而源本不清。無適不謬。故書之有古文也。春秋之有三傳也。禮之有周禮也。百家

皆已引爲繩墨。據爲根柢。而庸詎知夫所謂繩墨者。之非繩墨。所謂根柢者。之非根柢也。自非卓識。烏能鑑別。

書辭淵塞。詩語清通。故虞書渾樸。其言詩則曰聲依。永律和聲。喜起之歌。乃有逸響。雅頌訓誥。多周公制。作。雅頌明暢。訓誥結濇。蓋主于感者。使人易曉。主于訓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謂不學詩。無以言。故詩書體異也。春秋戰國以來。辭尚風韻。雖敘事之文。皆有依求和聲之致。夫子作易傳論語。春容爾雅。清風習習。習然。皆詩之爲言也。然義理含蓄。混沌未破。至秦漢以

後刊觚雕樸文不務實全尚聲口惟有浮響而已此古今文辭深淺華實之辨也

堯典禹貢其辭簡與敘事樸直有體臯陶謨精深淹雅自是上皇風味古人言語高遠實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反傷體有意舒散反見拙如商彝周鼎自然蒼潤俗工雕鏤亂真識者自能鑑之

書序非夫子作其篇目真贗混淆語多孟浪煩簡不中節殆周秦間人杜撰今觀虞書一典千餘言括盡兩朝二百年盛事臯陶一謨僅七百言五臣弼主洪猷包羅殆盡非獨文字高簡亦由古人篤實尚行寡

辭竹簡篆書記載繁難自不能多予嘗謂虞書不容更有第三篇以其希貴也據序虞書尚有十一篇偕亡則虞庭文辭之多何異秦漢不足信耳

禮記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予初不解所謂何獨書稱誣乎及讀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則書之可疑從來遠矣孟子距刪書所纔百餘年簡編已不足盡信宜後世偽作愈甚也秦漢之際去古未遠殘編尚有存者故序中猶多真目古文二十五篇間有微言要之非古人完壁矣

朱元晦謂書不須盡解因緣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

之意然朱所謂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偽書而所謂難解者正其刪定之原籍然則棄嘉穀而收稂莠也可乎

堯典臯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倣其體爲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敷榮非不可觀然一登泰山頓覺丘阜爲小

堯舜一德故二帝併典五臣同心故臯陶合謨孔書離堯典爲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別增禹謨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

古聖文辭深奧精密無痕如書與周易自是一種文字孔書極力模倣而音節勻暢俊彩莊嚴已落近格楊雄作大玄擬易爻象腸胃俱嘔轉覺後塵愈遠此聖凡天人之隔也

書不難讀首當觀世代升降與先後治亂次第分明逐篇文字可迎刃而解王介甫朱元晦謂大誥難讀且須闕之今若不先理會金縢大誥如何可讀予讀書次第通融所以有得讀易亦然諸公讀易并序卦以爲無用况肯求尚書次第乎

讀易先讀序卦讀詩先讀古序書序無足觀先考其

世代篇目詳其命篇本意乃讀其文辭條理血脉自然貫串朱子謂書難曉決無盡解之理緣朱子凡事自末尋本讀書先看文字以爲易簡直訣不先質其世代審其篇目得則爲偶合不得則強世代從篇目強篇目從文字畢竟不解解亦多誤如說金縢大誥直隔千山萬水解詩亦然先解文字後安排題目焉得不盡改古序解易亦然但執爻象都不理會序卦焉得不疑序卦爲假講學亦然先窮盡天下事物然後致知焉得不割補經傳

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

多不曉。夫既不達聖人之情。焉能解聖人之語。反稱大誥難讀。至欲闕之前輩識見如此。應知千古少讀書人。

金滕大誥篇次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印證。周公何嘗有東征殺管叔踐祚朝諸侯之事。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于解金滕我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于解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千古承訛習而不察。故讀書不可無識也。

盤庚大誥康誥等篇文辭如流雲雜霧。悉涌騰水。且不可

可搏埴而自然煙潤。孔書二十五篇，丰姿濟楚如磨石疑玉，刻木肖花，漸染斌媚之氣。古言盤鬱，今言清淺。古言幽雅，今言高華。一覽而盡者，今人之辭。三復而愈遠者，古人之辭也。

古人意思渾厚，義理填塞胸臆，欲言不啻口乍讀，結瀉愈玩愈精彩。後世文字嘹唳滾滾，迫逐而來。其于脩辭立誠之意，索然盡矣。故尚書以伏生二十八篇爲真古文。

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是古時風氣之醇濃也。其詰屈不暢快，是古人胸次之盤鬱也。

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也。含輝斂彩晶
光自爾艷發氣若斷續而悠然條鬯舒散不用繩削
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氣也。至于二十五篇清
淺鬆泛透幅整齊曉然如揭日月而行康莊無復昧
爽氤氳氣象。詩云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知此者可與論道可與論書。

孔書與二十八篇良苦較然。豈千餘年來無一識者。
以呂易嬴久假不歸。依附聖經攻之有投鼠之忌。如
讀春秋明知五霸爲罪人。以其依附三王久重于蔡
難是。以其姑息養其蝨賊也。湯武不弑君。天下何時

底定千古有相知湯武非弑君者

朱元晦謂大誥多士等篇辭語艱澁如官司行移文字與民間語夾雜俗語故難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今翰林制誥文字與士大夫語故易曉按大誥康誥有何俗語而以語俗人豈俗人明敏反勝學士大夫學士大夫難解者俗人其能解乎凡訓誥非對臣民口授皆裁成篇章頒布必經聖人之手雖史官潤色亦本聖人口澤故其言多淵愨而神理溢于辭章之外隱合于胸臆肺腑之中若出若不出離而視之深沈蒙晦無迹可尋會而通之生氣浮動温如春冷如秋

穆如清風澤如甘雨紉繹其緒嚼咀其味恍然見其
心曲親炙其脣宇而聆其謦欬非聖人之言而能若
是乎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齊截自是三代以下韶秀
之姿語多浮響意不切題或先賢記聞或後人假託
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後人文字皆揀選材具一字一句疊砌而成古人文
字無邊齊無畔岸拍天駕海而來

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隱約有鬱蒼之氣正是未雕
之璞一落叔季膚淺輕揚氣運風會莫知所以然而
然也尚書二十八篇當世卽欲不如此作不得六經

皆夫子手訂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可知猶謂有子之徒記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筆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運雖孔子欲爲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已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二十八篇真是爲萬世國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訓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駸駸欲方駕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達者達其所立也辭欲達誠誠如何可達後世文章以清利爲達正是齒牙喋喋不與精神命脉相關心自心辭自辭如是

近代辭賦何有半語真實。二十八篇若康召等詰字。字肝膽潑放簡策上。後儒反病其詰屈不達。未知竟是誰達誰不達也。

諸傳獨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正與二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徵。伏書是真。孔書是假。又如大學所引康誥作新民。若保赤子。唯命不于常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孔書取引語填補痕跡宛然。

孔書伊訓太甲說命君陳等篇。禮記學記表記緇衣多引用其語。蓋記與孔書先後同出。其所引當世已

無全文摹做補緝非古之完璧也

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禎粟而淵
瑟周頌清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分也。詩既爾書亦
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及不如周書樸茂也。若以伊訓
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并列先後文質倒置矣。

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
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
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多後人按步
做效故其語勢褊側如室中演棒四礙不得自由若
真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舒展真贗功沽天

地懸隔

愚讀伏書二十八篇觀二帝同典五臣共謨益信古人制作精深按周書知周公無殺管叔事益信孔書爲妄作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秦誓真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沈渾之味自然處高于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與淵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運風味一一可思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并列真是千古不平事夫子剛定之季周室東遷已久典籍散亡計當日所

定四代書亦應不多伏生所授二十八篇四代
已具恐未止三之一耳詩比訓誥易于存記有樂官
典守故多至三百餘篇具在書辭深奧故伏生所記
止此假如二十五篇者雖多可不至遺忘亦真與偽
之別也

尚書篇目

尚上也。上世帝王之書也。按班固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生所授。伏生名勝。爲秦博士。秦時禁書。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治尚書者。無有聞。伏生欲召之。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使。大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目如左。當時有僞秦誓一篇。并行合爲二十九篇。皆以今文隸法傳寫。至東晉時有稱漢孔安國所註尚書者。出比伏生多二十五篇。經皆古蝌蚪文字。遂稱伏

生書爲今文尚書云

虞書二篇

堯典

皐陶謨

第一卷

夏書二篇

禹貢

甘誓

第二卷

商書五篇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第三卷

周書十九篇

牧誓

洪範

第四卷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

材

第五卷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第六卷

君奭

多

方立政 顧命第七卷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第八卷

右四代書共二十有八篇皆漢伏生所授也

尚書辨解卷一

郝敬解

虞書

書始于唐而稱虞者堯典成于虞史也

堯典

典常也。籍謂之典。言後世以爲常法也。禮大學篇引此書稱帝典二帝同典。其來已久。古之良史用意精深。唐虞首治。聖神際會。百有餘年。堯立而舜攝攝而堯老。五臣同心。垂衣裳而天下治。乾坤亨泰之運也。故史臣合二帝爲一典。序堯殂落于舜攝政之後。

序舜受終于堯未崩之前。如易首乾坤爲父母。而臯陶一謨亦包舉五臣。如六子之效乾坤。以誌明良會遇。千古一時之盛。非如後世史一帝一紀。一臣一傳之例也。子云。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正謂此耳。至孔書割裂。此義遂泯。使揖讓之世。無異于革命之代。非聖人刪書。與古史制作之深意。不可不辨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曰。史臣自言也。若。追擬之辭。稽。考也。堯。高遠之稱。帝。號也。放勳。帝名。堯德。欽。敬。放。清明。文。懿。勳。思。安安。自得。

天性不勉，允能謙恭遜讓，盛德光輝，被及四外，精神通于上下。六合會爲一身，卽孔子所謂蕩蕩則天者也。堯能自昭明其俊大之德如此格，至也，通也。史臣誦堯德，極四表上下，而其本惟曰恭讓。學者可以知驕泰之爲失矣。

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鳥變時雍。

此言恭讓之化，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九族謂同姓，由身以上四世，身以下四世爲九，以家言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近而少，故言姓。姓之言生也。

萬邦天下之民多而遠故望之而其首黎然黎黑色
言堯以恭讓之德親愛其家人則家人和睦以均平
顯別其國人則國人無紊亂以協理調和萬邦則盡
萬邦之黎民於乎改變至是和雍也於歎美辭世道
民風莫美于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乃命羲和欽若昊

曆上

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堯首治之君也天時首治之事也羲和二氏掌曆象
之官昊廣大貌曆者紀時之書象者觀天之器辰時
也謂日月會于十二次之時也日行遠地一周而爲
一日月行每三十日與日會而爲一月星有五緯二

十八經及衆星皆謂星星之次舍皆謂辰而日月所會則十有二辰也日月星辰者四時節候所由生歷以歷之象以像之敬記其時以授民萬事所以興也故首命之

分命羲仲宅嵎

魚

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爲獸孳

自尾

天道高遠曆象雖設猶恐或差乃命日官分行四裔考日晷之參差觀氣候之早晚察人物之變遷然後天時可定羲仲羲氏之屬宅居也嵎夷東極地名日所出曰暘谷就此考驗日景非爲定居也寅敬也賓

迎也。出日初出之日謂驗日初出景之長短也。平均也。秩序也。東作者東方爲物生之鄉。如立春春分用
祭鷹蟄之類。凡教民春作之事皆均序之以授民也。
日中謂春分晝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星鳥南方七宿
井鬼柳星張翼軫其形如鳥西飛禮所謂前朱雀也。
春分之日朱鳥昏見于南方。殷當中也。仲春二月春
中也。春分當陽氣正中故曰殷蓋四時節序不齊先
度四方日景驗初昏中星以定二至二分然後四時
之氣可推此命官之意曆象之要也。厥民驗諸民也。
析者春氣溫入民出作分析也。鳥獸驗諸物也。孽字

通愛也尾交接也

周天二十八宿環列隨天西轉每方七宿各成一形
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龍形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奎
龜形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虎形南方井鬼柳星張
翼軫鳥形故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星
有定位而天旋不停天體北高南下北極本天中而
斜倚在北南極沒入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各以時出
昏見于南方日行與天行參差故春則南方朱鳥見
夏則東方蒼龍見秋則北方玄武見冬則西方白虎
見而夏秋冬各舉其中一宿以知一方火居南中虛

居西中昴居北中鳥以七宿全形言火虛昴以中一宿言也春秋言殷夏冬言正者春秋二分當陰陽之中夏冬二至正陰陽之純卯酉爲中子午爲正也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既命義仲重命義叔也南交極南地名訛化也夏月物蕃盛而變化如立夏夏至小暑大暑之類凡教民耘耔之事皆所謂平秩南訛也致引而至于中以測日南北之晷也天體北高南下夏至日行北陸高而遠地故日長日行天頂故其表景短冬日行

南陸近地偏側故日短而其表景長致日之中則南
北可知日永夏至晝六十刻也火心星也東方蒼龍
七宿之中夏至昏見于南方正陽司令夏方中也厥
民因暑氣盛人思因依自蔽也希革鳥獸羽毛希少
變革皆所謂南氣之訛化也
以平秩

矣訛史記作譌註爲也夏言爲猶春言作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

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毳上聲

和仲和氏之屬昧谷西方日入之鄉餞送也納日將
入之日初出迎之將入送之皆謂測其景也西成者

天氣至西化育成就如立秋秋分白露霜降之類教
民秋收之事皆所謂平秩西成也宵夜也夜中者秋
分夜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春言日秋言宵者陽道日
陰主夜日出故言日日納故言宵虛北方玄武七宿
之中以秋分之昏見于南方亦曰殷者秋分當陰中
也夷平也秋涼暑退人氣平夷也毛毳毛落更生新
鮮也凡此皆天時西成之氣驗乎此而知所平秩矣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曰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隩郁鳥獸詒 元毛

幽都北極背陽之地故曰幽在察也朔猶蘇也天氣

行比萬物死復蘇也。易更也。物蘇更始。故曰朔易。如
立冬冬至大雪小雪之類。教民改歲之事。皆所謂平
在朔易也。日短者。日行南陸。晝四十刻也。昴西方白
虎七宿之中。冬至之昏。見于南方。亦曰正者。冬至陰
極。子位正陰也。隩室中深處。天氣寒而人民深居也。
毳毛毛細柔溫煖也。此朔易之氣。驗之幽都可知者。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又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允釐雜百工。庶績咸熙。

咨嘆辭。有嘆而告者。咨羲和之類是也。有嘆而問者。
疇咨若予采之類是也。暨及也。羲暨和。總命四官也。

四時一周曰暮六旬六十日也三百六十有六日者
一歲二十四氣之全日也每月三十日分二氣十二
月二十四氣當爲三百六十日外多六日者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一日按天一度是爲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百刻則四分日之一
爲二十五刻亦準一日故爲三百六十又六日按天
一周是爲一歲也月所以十二者天旋地外日旋天
中較天行稍遲每日一周天而不及天一度天行進
一度與日會是爲一日而月之行比日又遲每日行
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積二十有九日半反退與日

遇是爲一月。遇周十二次是爲一歲。十二月也。然月有大小何也。每二十九日半月及于日。兩月各二十九日。又各有強半之日不可分。故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以一月二十九日。一月三十日也。所以置閏月者。一歲二十四氣。每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交一氣。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又六日而一歲十二月之日止三百六十外多六日。是爲每歲氣盈之六日也。一歲之月與日會者十二次。而每月之日不能實滿三十。輒復遇朔。通計一歲之月實少六日。是爲每歲朔虛之六日也。月少六日是日又多月六日也。氣盈多六日。

者多于一歲三百六十日之外朔虛少六日者又多
于一歲十二月之外總之皆日多也氣盈不置閏則
盈者益盈而日漸贏朔虛不置閏則虛者愈虛而月
漸縮積三年則多三十六日可置一閏矣五年則多
六十日可再閏矣閏之言潤也參差之義又閏之言
潤也浸積之義三年不置閏則歲差一月久之則四
時乖歲功不成故堯命羲和曆象置閏以定時成歲
則百職信理庶事熙明也項氏曰年以日月十二會
爲一周故止于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
朔術爲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蓋五年餘

兩月而後五氣備度始周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

天者神氣之合大塊萬有之光華發揚于上如人體堅固其精爽抱形不離故天常包地左旋左旋者自左歸右東出西入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環列爲體二十八宿旋轉卽是天轉日月星皆逐天左轉所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非天原有此度以日行所不及漸約而成度也天在外轉日在內逐月又逐日日逐天每一晝夜落後少許以天體計之每日不及天者三百六十五分中之一目是爲一度每一

日退天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退盡復遇天于初處是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本此也月陰精遲緩每日行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其不及日者十二度有零一日退天十三度零約二十七日退盡天一周復與天遇于初處又遲二日爲二十九日有奇乃退遇日是爲一月也月與天會者大約一年凡十有三而與日會者一年凡十有二與天會者無用而與日會者四時所以定也寒暑晝夜皆生于日天以三光爲用而月星辰皆宗日天爲元氣之統高峻無極日爲天主故行不遠于天

而月以陰承陽故其行常卑于日而遲然而月之會
天反數日之會天反疏者何也蓋天行甚速日月皆
不能及其與天會皆退而遇之非能進而及之也非
日月果退行也天進過處卽成日月退處日退少故
其遇遲月退十餘倍于日故遇最速曆家以天爲東
轉日月西行是以其退爲退也嘗以易理推之八卦
之運皆始于東南終于西北故帝始出乎震終成乎
艮自左歸右其理昭然氣機變動原自不齊假如天
與日月星辰無少參差則不成造化祭義曰陰陽長
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故天度必有零日行必

少一度月不及日皆造化之自然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黜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

嚚銀訟可乎

疇孰通咨嘆問也若猶宜也時是也問誰哉宜是升用者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子丹朱啟通也資性通明也吁怪歎辭言不忠信曰嚚訟爭辨也雖有明通之資利口彊辯不可用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都曰都共工方鳩彛割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堯問誰宜任予事者驩兜臣名都歎美辭共

工官名鳩糾也。僇衆也。方糾聚衆功，稱其敏幹也。堯言其爲人也，靜則善言，用則行遠。貌飾爲恭，行事滅天理不可用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知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衆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上轍，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主四方諸侯之事。蓋一人領之，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懷包也。襄乘也。陵丘陵言水沒山陵也。滔天水連天也。俾乂使治也。兪皆也。鯀崇伯名。

咈不然之辭方不行也圓則行方則止命令也圯敗也族類也鯀爲人很悞自用事上不順與衆不和也異者強舉之辭試之乃可知也堯于是使鯀往九年功弗成舜殛之堯先知過諸臣遠矣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鄩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跗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登降二女于嬀圭汭芮嬪于虞帝曰欽哉
古人自稱皆曰朕堯十六歲自唐侯爲天子在位七

十載時年八十有六庸命謂事上忠順非餘之方命
丹朱之傲比也異遜通以帝位遜授也否鄙通忝辱
也明明明舉諸臣在位明顯者苟德稱帝位雖在微
賤揚舉之無擇于貴賤也側陋卑下也帝心知有舜
然舉必先廷臣而後及側陋者以天下之大與庶人
古所未有故必自廷臣始廷臣不敢當而後及其餘
曰吾不擇貴賤而後衆乃敢舉愛也舉出于衆而後
帝之用之也公師衆也錫猶貢也予也上命而下貢
下獻而上賞曰錫猶禹貢揚荊豫之言錫貢也無妻
曰鰥俞者喜悅之辭言予亦聞之而其人果如何也

瞽舜父名頑不仁也瞽不信也象舜異母弟也傲很也諧和也烝烝上進罔覺之意又治也格格通扞禦也姦惡也在內曰姦如謀浚并焚廩之類防禦過則傷恩舜怡然順受而和之以孝精誠上達烝烝然如氤氳氣升潛孚嘿化父母之頑瞽弟象之傲自然又治初非有待于防禦禁格也蓋真仁純孝感動于形迹之外而自然冰釋格姦而人可能也烝烝又而不格姦非聖神不能女以女妻之也時是也刑法則也釐予也詩曰釐爾士女降下也謂下嫁也媯木名內水北舜所居也媯婦也欽哉者堯女舜而命舜之

辭按諸臣薦舜曰鯀是欲帝女之也堯卽釐以女君
臣之間篤信如此千古遭逢無如堯舜千古不復有
舜尤不復有堯矣是以史臣紀二帝同典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承上文我其試哉之事徽和也五典五常也慎徽
謂使舜和五常教民而民無違教蓋司徒之官也揆
度也揆度百事宰衡之職也下文舜咨百揆兪曰禹
作司空則唐虞之百揆卽司空也是時水土未平故
司空首百職舜相堯禹相舜皆爲之賓禮客也四方

諸侯至者以賓禮之蓋宗伯之職也四門四方賓至之門穆穆肅清也大麓深山茂林也洪水方割使舜相山澤出入林莽遇暴風雷雨不迷亂失常也此四者卽孟子所謂天與之人與之雖四岳庸命何能及此乃所謂明德無忝帝位者矣

按孔書分帝曰欽哉以前爲堯典于慎徽五典上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六語二十八字合下別爲舜典說見孔書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雙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格。感召也。蓋相知之深而屬以心腹之辭。底猶至也。詢問汝以事而考質汝所言。至可成功于今三年。久而益信。明非囂訟庸違者比也。自古聖人觀人。惟言與行。堯以此知舜。故使升陟帝位。舜謙讓已德。弗堪繼嗣。至正月上旬。堯進舜于文祖廟。付以天下。堯老託舜終事。孟子所謂堯老舜攝也。文祖。堯祖也。

凡言格者。抵至通透之意。古字格與假聲近。空虛曰假。貫徹曰格。假者轉移。格者更變。義亦相近。凡言底者。極至安定之意。或从底。上無點。訓致有如底平底。

尚書考角 卷二
續底至底豫之類何得作致訓孔書襲用訓詁耳

在璿旋

璣王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

因

于六宗望

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以下皆舜攝政之事在察也璣衡觀天文之器璿王也璣以王爲機轉運以象天體也衡以王爲橫軸以貫璣也漢以來謂之渾天儀璿王者珍重之名七政日月五星七者經緯運行天之政也堯欽若昊天舜攝堯事亦首天時政莫大乎此肆猶遂也類祭天神也天象無形以氣爲類如東郊祭春南郊祭夏各

以方類也。禋煙通香氣也。古者宗廟之祭，焚蕭與脂，使煙氣旁達，合神于漢，故謂祭爲禋。六宗，羲黃以來列聖之當祀者，其目未詳。宗，尊也。或云：虞氏宗廟三昭三穆也。祭法有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愚按此言上帝爲天，六宗爲人，山川爲地，周禮天神人鬼地祇之說，本此，不得以六宗爲天神明矣。望，遠望爲壇以祭也。山川祭法謂山林川谷出雲爲風雨者也。類，禋望皆取潛通義類象也。禋，氣也。望，觀也。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先賢往哲之類，輯，斂而合之也。五瑞，五等諸侯分封之圭。舜旣攝行天子事，則畿

甸諸侯首覲先敝其圭以考信也。既月月既望蓋正月之中旬乃日擇覲日也。四岳總領方岳如後世大監二伯也。羣牧十二州牧也。班瑞既覲復還也。羣后畿甸諸侯也。若四方之諸侯則巡守肆覲而岳牧與中諸侯先覲也。按孟子謂堯老舜攝堯在舜未嘗爲天子然祀天覲后皆行天子事何也。祖廟受終堯固以天下與舜廷臣師錫天下固以天子望舜矣。其卽位改元雖在堯崩之後而其行天子事則自受終時始矣。豈其非天子而敢爲天子之事乎。自古惟堯之于舜爲然。故孔子贊其蕩蕩則天史臣以舜典從堯。

明始終一體之義若夫舜老倦勤則孔書因襲附會之說耳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費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巡守之前此或未有也舜以側陋師錫堯老代終欲親爲撫循其民而任其勞後遂以爲常典耳歲二

月卽朝岳牧之次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法天時也
東岳岱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中岳嵩山
不言中岳者中諸侯先覲則中岳已先望也岱獨云
宗者東爲帝首出之鄉也柴燔柴升煙以告至也望
秩望名山大川脩常祭也秩常也祭有常典故謂之
秩東方之祭亦猶畿甸之類禮望也肆遂也東后東
諸侯也協合也時謂四時月謂十二月正謂歲首日
謂三百六旬六日此申明曆象也律謂六律截竹爲
十二管圍九分中空徑三分有奇陰陽各六長短有
差相間吹之以正五音者也度量衡皆本律黃鐘之

管而生黃鐘之管長九寸以秬黍實之每黍一粒其
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是謂五度黃鐘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爲龠十龠爲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是謂五量一龠之
黍重十二銖兩龠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
斤爲鈞四鈞爲石是謂五權同者較之使齊也五禮
謂五等諸侯朝覲之禮如下文王帛贄皆是也五玉
謂五等諸侯之瑞玉卽圭也三帛謂貢幣也帛牲皆
所以贄諸侯有五等而幣帛惟三等謂大國次國小
國也二生一死贄謂諸侯來見所贄牲牢每品以三

爲率內用一死者告殺且戒不用命也五器卽五玉如者始至并納覲畢各如器還之不亂也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卽此意五王亦猶畿內之輯瑞如五器亦猶畿內之班瑞卒謂東巡守畢乃復復之南岳也猶論語則不復也之復一方事畢復之一方也四岳旣徧乃歸告至于藝祖廟堯大祖也藝樹也始建國之祖特一牲也五載一巡守定期也羣后四朝謂四年之內四方諸侯述職來朝于京師也敷陳也奏進也陳進以言諸侯以爲政之謨陳于天子也明試以功天子考徵其治事之功也車服以庸錫之車

跼服色旌表其功用也協時日以下天子適諸侯之事敷奏以下諸侯朝于天子之事夫舜以一歲之內周行天下萬有餘里可謂勤已然當時不以爲擾後世頌其無爲者何哉孔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孟子謂飯糗茹草若固有之王通氏謂儀衛少而徵求寡宜其用不費而民不勞也禹踵而行之勤儉無異于舜故夏民有一遊之頌後王以世胄在位無舜禹之恭儉欲踵巡守之事鮮不敝矣況于周穆王秦始皇之甚焉者乎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堯時天下九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也舜巡守以冀青二州地廣割冀爲幽州并州割青爲營州是有二也肇始也封表也十二州各封表其境內名山爲一州之鎮濬疏通也川十二州之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笞省災肆赦怙怙聲上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象示也猶周禮懸治法于象魏使民觀象之象卽律令也典常也流宥以下六條皆所謂典也流放竄也

宥寬減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古謂之肉刑用刀鋸
割截人肢體刑之重者本畫尤三苗之法後世襲用
之說見呂刑至舜始宥而易以流也其次鞭其次扑
其次贖其次赦犯五刑者憐其無知企其改圖故放
流之以責其終不悛然後卽其地殺之如四凶是也
其次鞭刑垂革條于木末官府拷訊之刑其次扑刑
用榎楚二物教誨戒飭之刑其次贖刑小過使納金
有差刑之最輕者猶未赦也過誤爲眚不幸爲災則
縱肆舍赦之并贖亦免矣所以然者無非企民之令
終耳至終不肯悛或恃上之寬或憑己之狡或一人

而屢犯或他人而故作是有心怙終爲賊而已賊則
殺離其身首鞭扑不足金不贖赦不及矣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史臣贊舜好生之心是制刑之本也共
工驩兜三苗鯀罪皆當五刑始皆流宥至于怙終乃
殺之天下所以戴德畏威咸心服也幽州北裔崇山
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贖刑者非贖五刑與鞭扑
贖自爲一刑也金不必皆黃白銅鐵亦金也贖必有
等洪荒之民費省金多故贖爲輕刑與呂刑贖法異
或曰堯不誅四凶何也天下事非一聖人所能兼罪
惡未盈聖人亦不忍先發放流能改雖舜亦將宥之

耳故堯之不誅與舜流宥之意同。肇州封山濬川者，巡守之事。象刑誅凶者，明試考功之事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自正月上日攝位，至是二十有八年。堯乃崩，殂落者，人死魂殂魄落也。殂，逝也。落，僵仆貌。畿內百姓如喪父母。四海三年之內，淒寂無音樂，哀慕之至也。遏絕也。密，靜也。堯十六爲天子，在位七十載，試舜又三載，老不聽政，又二十八載，享國共一百有一年，壽一百一十有七歲。史臣記于此，故帝典本爲一篇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以下舜卽帝位以後事舜之勤勞已備于攝政二十八載之中卽位以後分命九官十二牧無爲而治矣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堯喪之明年正月朔舜告于堯祖廟乃卽帝位卽位而詢訪四岳開登俊之路徹壅蔽之私賢才登庸聰明四達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四岳主監視四方故以耳目詢之十二牧十二州之牧舜嗟告十二牧曰食哉言民生在食也

惟時言足食在時也農不失時則食可使足牧職養
民故以此告之柔遠能邇以下四語史臣贊舜之辭
于民遠者柔而撫慰之近者能而馴擾之惇厚其德
允體其元元善也仁愛如此至于任用羣臣如四岳
九官十二牧審之于始又考之于終其難其慎不敢
忽易所以衆正布列致治之效至于有苗格蠻夷率
服也下節乃言任人之事蓋君德盡于體元可以自
勉治天下在于得人尤難輕任故知人如堯四凶猶
在焉得不難天地無不包日月無不照故二帝同德
一體也皇陶謨曰知人安人惟帝其難之人主既惇

德允元又知人善任于治天下何有樊遲問智仁聞孔子之言未達卽此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此以下記舜任人之事首稱舜曰所以別于堯也後
稱帝者堯崩舜始稱帝也奮庸奮起登用也熙光大
也帝指堯載事也謂禪授之事百揆見前作司空卽
宅百揆也六合曰空于時海內昏墊欲消除之故曰
司空舜以司空受終亦欲以司空宅賢希堯之事也

亮采明事也。惠順也。疇衆也。言明庶事而順衆心也。平水土謂平治洪水則壤作貢皆司空之事。時是也。懋勉也。勉爲是平水土之事。蓋唐虞之世事之艱大莫如水土。百官之職莫重于司空。而廷臣之賢未有過于禹者。故僉舉禹而舜首命之。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

薛

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因上禹舉三臣。帝分命之也。棄契臯陶皆人名。后

稷司徒士皆官名。后稷主農，水土平則可耕，故次命。不率教則犯刑，故次命。臯陶，阻厄也。品級也。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品級也。遜，順也。五教五品之教，親義序別信也。在寬謂勞來匡直輔翼自得也。蠻夷三苗之屬，猾亂也。夏大明也。中國之稱盜曰寇，害曰賊。內曰姦，外曰宄。服被也。謂加刑也就，卽也。謂行刑之地。輕則于朝，重則于市。又重則投屍原野爲三就也。五流謂當五刑者宥而流之。宅地也。居安置也。遠者四裔，其次千里外。又次境外爲三居，或曰綏。

要荒皆遠地也。充刑當罪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父。殊折鏘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卑帝曰兪往哉。汝諧。

百工所以利用共工。掌之。帝問誰宜爲共工之官者。衆舉垂。垂讓父。折伯與三臣。而帝謂垂諧也。山林澤藪草木禽獸所生。虞掌之。衆舉益。益讓朱虎熊羆四臣。而帝謂益諧也。諧猶宜也。蓋人名及折。是巧能制器者也。然爲共工者。何必自爲工人。名虎熊羆。是力

能格獸者也。然爲虞者何必自爲獵。諧與不諧不在手足材技之末。故垂益之命終不改。而此六人者亦卒不得與二十四人分命。可知聖人任官之意用人之法矣。益伯益卽柏翳。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卽護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水土平民既富且教刑罰清而財用足品物咸若則
禮樂可興矣禮先故命伯夷樂後故命夔治不忘戒
納諫遠佞故命龍夷夔龍皆人名秩宗典樂納言皆
官名三禮卽三綱或曰天地人之禮秩宗禮官寅敬
畏也人心正直則清明邪曲則昏亂早夜敬畏內志
端莊則神氣清淨而天地人神無不感格此禮之本
也胄子元子古者胄子入學樂正教以歌詩舞節調
其血氣而養其性情蓋聲氣和則性情和肢體柔則
血氣柔故古人無日不歌咏步趨必按節笑語必中

度世胄之子血氣未定常多傲虐教使直而能溫勿傷峻厲也寬而能栗又不虛浮也斯二者和平之德若夫好剛而殘虐簡率而傲很則乖戾之德也故當教之以詩歌和之以聲律樂由人生絲竹金石皆本于肉五音六律不違于心詩者心之志其志正其言溫樂之本也歌者卽詩言而未使悠長不急不促無虐傲之氣者也聲樂聲卽比于歌而與同其未者也律六律所以和聲而作樂也以六律長短清濁高下相生調和其聲音使金石絲竹之類成文不亂繹如皦如無相奪倫以此作樂則本諸人心之和而聲氣

應不徒鐘鼓羽籥之文精神感格神人交暢矣典樂
設教宜如此夔於是歎美帝德言已擊拊石磬百獸
感而率舞非帝德直溫寬栗無虐無傲詩志言克諧
之效與則信樂之本于德矣石磬屬八音唯石磬磬
以立辨磬故易垂辨故難合擊拊石而百獸格則八
音諧神人和可知塋疾也封閉之意禮夏后氏塋周
古人以甌封棺曰塋讒人乘間須塋閉之也殄絕也
殄行絕使不行也讒說譎張搖惑衆心所以欲塋而
殄之納言諫議繩糾之官如後世司封駁彈壓者卽
今之科道通政也有聞則入告謂之納言所以防壅

蔽達聰明也。出者宣而布之，納者入而復之。惟允謂當人情，合事理，使讒說不得眩惑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時是也。指所命官與所告之事，言各敬此以明天之事也。稱天者，無私之謂。三年一考，諸臣治事之績。九年三考，則賢否勤惰久而攸分。治行著者升，崇以陟其明。職業墮者擯斥，以黜其幽。是以賢能競勸，而庶績皆熙。明姦宥屏。

跡而三苗分北。苗民屢叛南荒，分其頑梗者，竄于西北三危之地而服化者，畱之。故曰分北亦幽明之義也。三十召用，歷試三載，攝政二十八載，是堯舉用在位凡三十年也。堯崩，卽帝位。又五十載，舜年蓋百有十歲。陟行方岳，崩于蒼梧之野。周書立政曰：陟禹之迹，方行天下，亦謂巡行陟方也。或疑舜耄倦勤，未必南巡守。按耄期倦勤，孔書之辭，亦未明言禹代舜巡守也。大臣行天子事，不可爲常。故舜時有堯北面朝之語，禹之相舜，未聞有攝政朝覲巡守之事。南巡者，猶舜也。○或云分北當作分背。古字通用，謂離背之

陸軍部

也

二二二

一

臯陶謨

虞臣先禹。禹既受禪而虞史成于夏。故謨首臯陶而包舉五臣。論語云舜有臣五人。卽篇內禹臯陶益稷夔也。不及契。豈契先諸臣卒與。按此篇所載多臯陶語。唐虞官人安民舜恭己無爲而治。其道皆備。孔子告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舉直化枉。其說皆本此。子夏云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孟子敘堯舜之道亦唯曰禹臯陶見而知之。世儒疑獨舉臯陶爲未備。孔書遂割帝曰來禹以下別爲益稷謨陋也。古者典刑必以士。士察也。士文學而察理。故

刑官爲理虞庭斯文見知莫如臯陶故臯陶爲士陳謨而禮樂刑政兼舉所以爲見而知也此篇立言大旨在於謨明弼諧而所記五臣與帝言將順之意少拂違之志多何也譬五味異而後羹和五音異而後樂和五官異而後心志和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地帝王其道同逆而相成故以儆戒爲無爲威惠并用不剛不柔蕭終繫樂成其爲諧和之至也韶舞象功昭德干古獨隆以此夫古史用意精密孔書割裂而此義泯矣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
茲禹拜昌言曰俞

曰史臣言也若稽古臯陶者考于古人臣中若臯陶也曰者史述臯陶與諸臣共論于帝庭之語也行道曰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二語一篇之要言人君信能迪行厥德其臣謀謨明而輔弼和天下治矣禹然之而問其詳臯陶先歎美而後對也君身爲本謹脩其身思永無怠脩身以道惇厚倫敘親睦九族爲政在人進庸羣哲奮勵輔翼脩身親親尊賢三者治天

下之大本能如是則由身以及家由家以及朝廷邦國篤近舉遠故曰邇可遠迪德明謨道無逾此故曰在茲禹所以拜而然之昌言盛大之言

仲尼祖述堯舜脩明六籍以詔來學而論語二十篇與羣弟子言莫非脩身悖倫之事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脩身爲本中庸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三德五道九經皆原本臯謨後先一揆故其刪書自帝典而下首此篇以爲萬世論學論治之宗要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言美哉君德。惟在智能。知人。仁能安民。仁且智。所以允迪而脩身也。知人所以明謨而諧弼也。安民則遠邇順治矣。禹曰。吁者難之之辭。言人君既知人。又安民。若是則備道全美。雖以帝之惇德。允元而尚難任人。蓋能知人則明至而哲官無失人。能安民則仁溥而惠民皆懷。上吏和民懷則凶頑可無慮。讒諂可無畏矣。仁哲如帝。尚憂四凶。聖讒說若何易之。孔甚也。壬大也。巧令覆人。邦家害甚大也。夫舜之放驩。

言辨前 卷一
兜遷三苗聖讒說無非以知人安民耳然諒聖人之
心以殺勝殘其于惠哲之道終覺未盡所以爲難惟
能其難故能無憂禹言及此亦思其難耳與臯陶允
迪慎脩意正同非以臯陶言爲不然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寒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君德非剛不能運其明非柔不能保其惠未有狂躁
而能安民未有優柔而能用入者故哲與惠不剛不
柔中和之道臯陶所以陳九德也亦行有九德君自

行也亦言其人有德以此官人也言其人則必言其
有某德言其德乃言其有某事某事也載則也采事
也采采者歷數之辭寬綽者多虛浮栗則寬而堅貞
柔順者多頹廢立則柔而振起愿慤者多羸野恭則
愿而謹飭治亂者多馳騁敬則亂而戒慎馴擾者多
退縮毅則擾而精進直方者多徑情温則直而易
簡畧者多摸稜廉則簡而分辨剛勁者多迅發塞則
剛而斂含彊梁者多任氣義則彊而順理此九者惠
哲全美仁知兼盡能行著彰明使無偏蔽又能始終
有常則無不宜而吉矣

德雖有九厥惟一中九者數之極造化人事之分段也數至九而聚故曰九約之卽惠哲卽和衷推之則百行萬善无適不宜學者會其旨勿拘其數若夫子之言九思得其要一思可無思亦可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以九德自脩官人安民也三六云者言于九德中三分有一可以保家三分有二可以保國九者全備可以安人安天下用人與自脩大約皆然日猶恆

也宣布也浚明深治而行著也。有家謂可用爲大夫。巖祗敬皆慎脩之意。亮采明彰政事也。有邦謂可用爲諸侯。翕受敷施謂天子身兼九德以施于用也。九德成事謂人有九德成使用事也。如是則俊又在官僚。宰相師法百度皆合宜。所謂謨明弼諧能哲能惠不剛不柔允協于中以調元贊化如五星行天遲速緩急各順其軌而四時序百物生也。撫猶順也。用人如此則庶功可凝聚矣。夫德者日進無疆。大夫諸侯限以三六何也。蓋此九德言三亦六言六亦九其要惟曰剛柔正直允執厥中卽其疇謂又用三德也。故

能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者，則亂擾直簡剛彊亦必無乖戾之失。能六德者，則簡剛彊益可知。必言九者，中和萃美，非定執其數以較多寡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此又言脩身惇族庶民弼諧之事，而官人安民在其中矣。天子政教之宗，羣后之表，天子自逸欲是教諸

侯以逸欲也。幾事機也。天下事機皆在君身。一日二日萬幾言不測也。君執機臣執行。君主之臣分之勿爲逸欲以空曠庶官可也。凡天子之事皆天事。天子與庶官皆代天行事。君何曠之。天工有禮教有政事。禮教在和衷。政事在勤勵。禮莫大于五常。典常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天所敎也。勅正也。我惟正之使惇厚耳。其親疎貴賤隆殺謂之禮。禮履也。天所秩也。秩猶品也。庸常行也。我惟率而常行之耳。惟君臣無逸欲同心寅畏協齊恭敬調和乃衷則誠意周浹天人合一。秩序非虛文而教化可興矣。政莫大于命討。

有德者天所命也有五等之爵則有五品之章服章服色也有罪者天所討也犯五等之罪則用五條之刑莫非天也苟君臣逸欲愛憎任意譴諂在位凶頑倖免官失職而民受害矣懋哉懋哉者勉勵之辭懋勉也此官人安民之道其幾在君心而兢業爲本其權在上天而敬民爲要惟天耳目聰明其耳目卽民之耳目也惟天明察威嚴其明威卽民之明威也天人一體通達上下故秩序命討人卽是天聰明明畏天卽是人撫有四海可不敬哉畏與威通

臯陶曰朕言憲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惠順理也底猶終也未有知謙辭也思曰者心口自語也贊助也襄駕也詩云弼時仔肩卽贊襄之意言君所承載者重而臣輔助之故曰贊襄贊贊襄者言助其輔弼云爾卽篇首弼諧勵翼之意

孔書自此以上斷爲臯陶謨下爲益稷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

居丞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謨者臣爲君謀也此篇記五臣所以弼舜之謀臯陶陳九德脩身親親尊賢敬天安民備矣故禹不重陳但自言其治水之事以明臣職之當詳進幾康之戒以見君道之有要君執本臣執末君無逸欲則庶明勵翼而政舉所謂邇可遠在茲也故臯陶一謨五臣咸在各據其忠而嘉謀咸集所以爲謨明弼諧也來禹者帝因臯陶言終復問禹也都者美帝之好問也孜孜日孜孜卽臯陶所謂無逸欲官人安民之本也孜孜勉敬也禹謙己無言而此一言實約而要矣臯陶

曰吁者驚歎辭。蓋君道在官人。一日二日萬幾非一人聰明所能辦。而必曰日孜孜。所以乍聞驚歎也。知禹自有說。故問如何。蓋所謂日孜孜者。君勞心。臣勞力。君無逸。乃志。臣無曠。乃官。則君臣之間。各日孜孜矣。故禹舉已治水。以明庶官之事。昏墊者。林水翳塞之貌。乘載者。乘載以行也。四載者。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春山乘椽。雷也。隨山刊木者。平地水漫。循山而行。伐木通路也。暨益者。時益作虞。掌山澤。故刊木與俱也。奏進也。作也。庶衆民也。鮮食。肉食也。山林既通。進庶民。使之搏禽獸而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至于海。後濬。畎澮之水。至于川。距至也。畎澮。田間水溝。小曰畎。大曰澮。水平則土可耕。稷掌農。故時與之俱也。播布種也。艱食。鮮食者。禽獸搏取。盡鮮食亦艱難也。乃進衆民使之用力。遷有就。無變化其所居。積農末相資。然後衆民知耕耨。食五穀。萬邦乃興。治禹所謂曰孜孜者此也。苟少自逸。欲則曠厥官。而事亦罔功矣。故臯陶然之。謂人臣自盡宜爾。所當師法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彥善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禹既言人臣勤勞之事。而恐人君以煩密爲孜孜。則

失官人之道故復歎美之呼帝告之爲天子與庶官
異也位帝位慎乃在位卽孜孜之意安汝止言君道
在安靜自得所止也汝者反求之辭幾者應事之端
康者宅心之體言人主當恭已守正寡欲清心則神
氣安定不遷而無憧憧之擾子云爲政以德如北辰
居其所老氏亦云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非枯槁其
心也其中有幾惟安止則神靜而明炳隨感順應可
與幾矣物至坐照應有常而神不擾精不役可謂康
矣明主恭默無爲其輔弼之臣直道無枉左右繩糾
以匡厥辟如是惟不動動則合人心而天下大應先

事而待君以志矣。由此格天受福，豈必如庶官事事親執，乃爲孜孜乎？蓋有幾康之君，自有代工之臣，居敬行簡，恭已率物，官人安民之謨，宜爾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工耳目。予欲左鞋右鞋，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甸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并生哉。工以納言，時而

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承上文禹之告舜者至矣盡矣而舜乃驚歎者何哉
蓋安止幾康似違孜孜之義而四載勤勞以自盡不
以責君苟其君以安止爲便忘惟幾之慎其臣以代
終爲勞無弼主之忠其于治遠矣故聞格天承休之
言不敢遜于心吁之而戒其臣以爲鄰望其鄰于爲
臣蓋天下至大不可以一人理猶通都大野不可以
一室居君必資臣猶居必資鄰臣事我而鄰則比我
也君於臣相臨而鄰與鄰則相助也苟臣爲鄰鄰爲
臣則孜孜勤勞者代天之工而安止幾康者無爲而

治舜所以戒臣卽禹所以戒舜之意也。作股肱耳目以下皆望臣以鄰之事。汝指臣鄰。因禹言汝止。帝亦言汝翼。汝爲君臣交儆之辭也。翼爲明聽卽股肱耳目也。左右猶佐佑護持也。翼手扶卽作肱也。宣布也。爲行也。卽作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花也。蟲禽鳥也。七者皆象也。畫于宗廟之彝。會繪通畫也。彝。夷。通常器鐘鼎之屬。此以上皆古人器之象也。藻水草色。青火色。赤粉屑米粒色。黃白。白與黑曰黼。青黑曰黻。六者皆色也。絺薄繒卽今方目紗繡刺紋也。以薄繒刺繡五采彰施于五色之衣。如月令五衣。

之類施繡紋于衣也此以上皆古人服之色也器尚象服尚色明者辨其象別其色卽作目也六律十二管所以求聲五音宮商角徵羽所以合音八音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所以作樂在察也忽亂也樂與政通審音則治亂可知也宣于下曰出獻于上曰納大師陳詩觀風納也樂用于朝廷邦國出也五言言合于五聲者詩也卽所謂歌永言聲依永也聽謂聽樂知政卽作耳也凡此四者汝順而助之其他違理汝拂而弼之寧面違無面從寧面有言無退後乃言如此則諸臣前後左右相維真四鄰也欽者丁寧之辭以

發下文戒飭之端苟臣忘四鄰之誼而面從是庶頑
讒說也時是也不在是謂不在翼爲明聽弼違之數
者將如之何必知人乃能官人故行射侯之禮以訓
其德不率則扑責之使記其過又書其罪狀以俟其
改無非欲容保訓迪使并生于天地之間而已工樂
工納言卽獻納之五言詩可以興颺之謂宣揚勸戒
之也格改行也承進也庸用也改則進用之不改則
刑威之此皆儆庶官之法舜所以爲此者亦懲創于
四凶之不率耳鯀旣殺而任其子故諄諄戒以弼直
禹亦諄諄述已之不敢怠及丹朱之不肖殄世其意

可知。虞廷君臣之間嚴而泰和而敬如此。

汝兼指四鄰諸臣或謂獨任禹非也。蓋謨之所主者在庶明弼諧使四鄰諸臣皆如耳目手足一體以奉元首也。若止責禹一人非弼諧之旨。欽四鄰之意。

鄭康成解服色執此章為據。按經文非專指服色也。制器尚象而日月七者皆象也。正服辨色而藻火六者皆色也。今附會周禮五冕皆以為服色未然。其訓華蟲為雉。宗彝為虎。雌位粉米為一物。尤未然。夫華之為花也。蟲之為蟲蛾也。甚明。何據鷩冕而定指為雉。蟲之華者多矣。鸞鳳孔翠亦華蟲也。宗彝之為廟

器甚明何據毳冕而懸斷爲虎雖獸之有毛者多矣
犧尊兕觥亦宗彝也粉米之爲二物昭然言粉又言
米豈得謂米卽是粉世有古今制有沿革卽使周冕
有五衣裳有九果取諸山龍黼黻虞時未嘗盡以爲
服而強虞從周亦非也況周禮後世之書未可盡據
顧命言冕亦無驚毳等名其謂麻冕蟻裳卽蟲也
餘詳周禮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
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句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額。頷額罔水行舟。朋淫于
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孤呱
而泣。予弗子。惟荒度。錫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
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

承上舜與臣鄰儆戒交脩。所以無爲而治。故禹盛稱
帝業。而陳保治之戒。俞哉者。然而不盡。然之辭。蓋帝
欲用射侯書撻之法。以威庶頑。是畏孔壬。而于
安止幾康之道。未盡也。故呼帝告之。蒼青黎黑。皆視

遠之色黎獻黎民之賢者時舉猶是用敷納猶敷奏
使各陳其爲治之謨以進而觀其所蘊也明庶明試
庶官也三者皆馭臣之典考其言明其功賞其能而
人自競勸矣前言惠哲知人安民後言率作履省皆
以此爲安止幾康之道夫子言仁智舉直化枉皆本
于此讓卽協恭允諧之意時是也敷布也言帝若不
用此道以布之治而徒憂庶頑不格雖日進諸臣侯
明撻記同歸于勞而罔功蓋君不惠迪徒法無以聖
讒奚貴爲安止幾康乎勿若丹朱傲以下徹帝兢業
以保治也予創以下申言已爲臣孜孜卽共惟帝臣

敢不敬應之意以答帝庶頑之戒而禹之爲臣忠敬
勤慎亦可見矣蓋以堯之聖神丹朱不肖至於殄厥世
以鯀之方命故禹孜孜思蓋其愆所以自明者非誇
功也身先四鄰而仰體庶頑之戒也虞廷君臣交儆
所以惟幾惟康天下順治矣丹國名朱堯子名傲虐
是作言不肖也額額不休息貌水行舟卽孟子所謂
流連之樂也殄世不得繼世爲天子也蓋舜之天下
本丹朱之天下禹論興廢之故以進戒猶詩周公舉
殷適以戒嗣王云爾堯舜禹三聖人所處父子君臣
間跡畧相似禹言及此其儆惕之意深矣塗山國名

禹娶其女爲妃。辛壬癸甲四日也。娶婦四日。遂往治水。啟禹子呱呱兒泣聲。言啟初生已亦不暇撫視也。荒大也。度謀也。弼成輔助成功也。五千五服之地四方相距各五千里。州十二師者。舜分九州爲十二。每州推一諸侯之賢者爲牧以師羣后也。薄盡也。五長蠻夷之長。四裔言五長各建官如五服內也。各迪有功。言四海五服孜孜開迪各有成功。惟苗民頑梗弗肯就治。已雖日孜孜而庶頑猶有未格者。明非侯明捷記所能盡化也。亂伏于治安不忘危。故戒帝念之。帝納禹戒言開迪我之德教立師建長皆汝安人之

功有次序也。其庶頑不格者，臯陶方敬承汝建官之
敘。施象魏之刑，以懲不肖，則賢否功罪，惟明庶幾，惠
哲兼盡。孔壬可無憂，蓋望之以各自盡，亦鄰哉之意
也。聖人所以終不忘刑者，仁智威惠并運，治天下之
明謨也。虞廷諸臣功莫高于禹，繼禹之事莫如臯陶，
故虞士屬臯陶而明謨，弼諧始終必稱之也。

按此篇脉絡贊注義理縝密，尋繹首尾語皆照應，大
旨在於明弼諧君臣之間，皆以拂違成其諧，而非舜
之爲君，真有可違。禹臯陶之爲臣，必俟明試也。惟其
兢兢業業，交相勵翼，以舜之惇庸而儆頑，不廢刑威。

以禹之勤敏而告君惟貴安止以臯陶之明允而陳
謨必先和衷臯陶明刑而夔遂言樂帝歌股肱而臯
陶先元首皆反其所求補其所偏如耳目手足不相
襲各司其官所以爲謨明弼諧成協和之治爲古今
立政之宗也光天之下至于敬應卽前邇可遠乃言
底績之效故下文以夔典樂帝庸作歌終之治功成
而韶舞作次第井然義理精融潛玩自得世儒疑文
辭不屬以孔書割裂爲是失其解矣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

竹 敵

語 笙鏞以間鳥獸踞

鏞

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烏予擊石拊撫石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
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星上乃成欽哉
乃賡庚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
元首叢脞擊生上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
哉

承上文天下敬應帝德時敷禹功攸敘臯陶刑明則
惠哲兼盡官脩民安治定功成而樂作矣史臣記夔
言于篇終誌韶舞之盛見舜功德之隆所謂成于樂

也。夔言亦寓獻納。蓋盛德煬和，神人感格，下及鳥獸，莫不向化。而況于人所爲，謨明弼諧，故以朋良交儆，終焉。夔擊也。鳴球，玉磬也。石磬，硜擊之。戛然也。搏揅也。以指彈之，拊以手循之。玉磬，琴瑟皆堂上合歌之樂。歌必于堂上，貴人聲也。磬，琴瑟皆所以比歌也。祖考來格，感鬼神也。虞賓，謂丹朱、舜、禹，不臣堯子而客之也。在位在賓客之位，有靖共之誼，而無反側之思也。夫丹朱何以在此位，以此思樂樂可知也。詩商頌云：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周頌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皆此意也。大雅文王之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因先

代之後。著興亡之戒也。帝王祭告作樂。則賓客諸侯皆來助祭。羣后卽諸侯。德讓摯和。衷下堂下。管籥屬奏于堂下也。鼗有耳有柄之小鼓也。鼓大鼓也。合始作也。止收聲也。祝。敵二樂器。皆以木爲之。祝合樂。敵止樂也。笙。鳳簫也。鏞。鐘也。間。代也。堂下衆樂。旣合且止。則吹笙擊鏞。與歌詠代作。如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間是也。鐘有歌鐘小而編列。左傳云。歌鐘二肆。是也。大射禮云。樂人宿懸笙鐘于阼階南。卽歌鐘。所謂鏞也。笙鏞皆在堂下。歌在堂上。歌則衆樂止。獨笙鏞間之。蓋樂始作。則琴瑟以歌次。

衆音合作衆音暫止而後笙鏞間歌也鳥獸踳踳舞
貌簫管屬舞者所執簫韶猶春秋傳云舞韶箭箭與
簫通舜樂之總名非獨簫也九成猶九變凡樂一曲
爲一終舜功九敘樂歌九章故曰九成如大武樂六
章謂六成也儀羽容也和氣感則靈瑞應所謂鳳儀
獸舞者不以聲而以氣不以樂而以德使非舜而奏
韶未必應矣有韶而無變亦未必應矣故曰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語其德化者也或云巴瓠鼓瑟遊魚
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師曠歌南風知楚師不競
季札觀魯樂知古今興衰此類皆緣飾于鳳儀歌舞

之說轉相附會未爲足徵也。樂始作而神人和。間歌而鳥獸格。樂終而靈瑞應。美善之至也。故夔申贊之。擊石拊石。猶云戛擊鳴球也。磬有石有玉。八音王卽石屬角。最清。擊石百獸舞。言感尤速于間歌。九成也。庶尹庶官之長言不但虞賓諸侯也。允諧猶在位德讓卽篇首弼諧之意。言皆師師協共。股肱耳目一體以奉元首和之至也。庸用也。勅戒也。惟時卽日孜孜之意。惟幾謂治亂生于幾微。舜將歌而自明所以作歌之志也。股肱喻臣。元首喻君。喜猶和衷也。起興也。百工庶政也。熙光大也。卽所謂庶績其凝也。拜手。手

至地稽首首至手也。颺言大聲也。言人君當統率羣臣奮作興事。卽所謂無教逸欲有邦也。慎乃憲。慎法也。卽所謂聖頑殄讒。施刑惟明也。屢省。卽所謂敷納明試。祗厥敎也。康更也。載始也。康卽幾康之康。言政事清理也。叢脞冗也。惰慢也。君無安止。幾康之要。而煩瑣以爲孜孜。則臣不得盡其職。而委責于君。賢愚同滯。所以怠惰也。萬事墮。卽所謂日奏罔功也。舜拜受臯陶之歌。而又戒以往欽者。示終不敢忘敬。卽篇首慎脩思未之意。嗟夫。明良時幾。慎憲省成。百王不能易也。帝用作歌。蓋因夔之樂。納禹之忠。聽臯陶之

謀交相儆戒以終謨明弼諧之義孔子謂韶盡善盡美此或卽其樂歌而韶亦可知矣史臣記之篇終禮樂刑政具而敘事首尾完備解者顧謂文義不屬非也

尚書辨解卷一虞書終